易筌

乃易之所有而離類絶倫不可爲國家者則易之所無也彼攻乎異端者其病可少瘳已乎

萬曆壬子夏焦竑書

乾元亨利貞

乾備元亨利貞四德畫六畫純陽惟天惟聖人足以當之本大本通本貞本無不利故不用戒

辭

文人上爲元元爲衆善之長如首爲衆體之長也亨與獻享之享同亨者古嘉會聚如人之備

物以亨然故謂之亨利者宜於事如刀之刈禾順而便也貞者主其事如木之楨榦正而固也古語牆中之植木爲榦今謂之永久木

初九潛龍勿用

凡看易須識辭變象占四字初九潛龍辭也有九則有六變也潛龍象也勿用占也靈變不測之謂龍此特自其在淵言之其實二見五飛即初之潛者耳郫雅云蟲莫智於龍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易曰震爲龍以動

故也故乾六爻動皆謂之龍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若厲斷句

六爻皆君子也此爻正當人位故以君子發之在下乾之終故曰終日二乾相繼故曰乾乾夕惕若厲自爲一句淮南子云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班固云尸祿負乘夕惕若厲張衡思玄賦夕惕若厲以省愆兮是漢儒以前皆作此讀矣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躍進而上也在淵退而下也或字兼二義言或躍或在淵改革之際進退未定如此文言上下無常進退無恒上下進退釋躍與淵字無常無恒釋或字淵指初而言與四相應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利見卽萬物覩

上九亢龍有悔

上天際之極龍之居杳冥而不能爲雨者故曰

亢悔者變也即洪範曰貞曰悔之悔陽盛極而生陰龍倦飛而思潛此自然之變若一向往而不返是死龢死蟮不足爲龍矣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乾坤二卦獨有用九用六何也六十四卦剛柔之用於此發其凡也剛過則競故欲後而不先柔過則邪故欲正而能久

六十四卦盡于乾坤乾坤盡于九六盡一經之中非九則六故聖人于篇首特立此例旁注以

爲六爻皆變與介甫之說皆非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大明終始至御天十五字吳幼清移爲萬國咸寧之下此不必也乾道變化四句皆就聖人說聖人乘龍御天則聖人之變化即乾道之變化性命則各正之太和則保合之於是裁成輔相之

道盡元亨者乃得利遂貞成而天道有終矣我
高皇帝嘗諭洪範舊解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
二語皆歸之天則人君所幹何事書意正言天
雖陰隲乎民必人君輔相而協其居乃可以代
天有終也與此可相證觀後云雲行雨施天下
平也亦以雲行雨施屬之聖人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胡安定云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
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

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一晝夜有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或曰健當作乾集韻乾一作陡當是陡譌爲健耳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自上而下爲復自下而上爲反九三上下皆乾

故曰反復道也此釋乾乾二字乾乾卽重剛也

論位則重剛故危論德則反復合道故无咎九

四進退皆乾故得无咎三以自脩故曰反復四

以自試故曰進退

首事造制謂之造

經言无首而已傳云不可爲首以用易者言之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

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

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

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元者萬善之大宗亨者百嘉之都會利者萬宜之和氣貞者庶事之楨榦

禮以會而後行會以嘉而合禮

利自義出義安處便是利非義外又有利也利與義皆訓宜凡利己而不利於物則悖義而不和豈所宜哉惟利物而不以己害物則足以和義而不悖宜孰大焉故曰利物足以和義是義不明至於廉耻喪寵賂彰而國隨之是以楚瓦

好賄郢城危晉盈求貨覇業衰秦賂讒收遷爲
虜漢金閒增垓敗羽利之覆邦可畏哉大學之
末七篇之始皆所以正人心塞亂原也微獨易
戒之矣

貞何以言固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
夏之長草木也不茂貞者元之本也此韓非解
老之言可以明貞固之說

君子之乾無所見以四德而見其爲乾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

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不易乎世卽論語丘不與易之易初九未用未能以道變易乎世也

遯世無悶難遯世矣而不見是其無悶尤難樂行憂違如流行坎止其所乘之遇則然而一念霖雨天下之心確然不可拔此其所以爲潛龍也二見五飛卽初之潛者賈生以謂潛龍入而不能出不知龍矣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庸言信庸行謹何以有邪祇無功曰於庸處稍加纖毫便爲邪是矣能潛遁世而無悶能見善世而不伐人見有潛見之異龍德之人初不知遯世之爲可悶善世之爲可伐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

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終日乾乾必有事焉進德修業是已進修必有地德業必有物忠信辭誠指其地實其物也然知德業所至而不至其至非造微之極知德業所終而不終其終非存義之固知至能至知終能終聖智之學就矣二之上故曰居上四之下

故曰在下

修辭立其誠修於內則爲誠修於外則爲巧言易以辭爲重上繫終於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繫終於六辭驗其誠不誠也言語文字皆曰辭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及時與小象進无咎也進字相應蓋以決爻之或也自下而上以向乎天非敢爲干上之邪也

不退而進以躍於淵非欲離在下之羣也平日之進脩固欲其及時也及時則上與進適當其可何咎之有舜自匹夫而陟帝位湯武去諸侯之卑而就天子之尊亦時使然爾舜湯武何心哉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秦淮海易解內經曰南方熱熱生火北方寒寒生水西方燥燥生金東方溫溫生木中央濕濕生土是知水者寒之形濕者土之氣水之於土妻道也夫從妻所好故水流濕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之於金夫道也妻從夫之令故火就燥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也管輅曰龍者陽精而居于淵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山故能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陰虎陰中之陽也惟陽中之陰能召陰故雲從龍惟陰中之陽能召

陽故風從虎

又張璠云從音去聲乃隨從之從雲出則龍必從之風出則虎必從之如曰龍從雲虎從風也蓋龍起必雲而謂龍能致雲非也虎出必風而謂虎能致風非也如蟻徙必雨乃雨氣感蟻蜥蜴聚必雹乃雹氣感蜥蜴謂蟻能致雨蜥蜴能作雹可乎古人多倒語成文後人不達便成滯義往往如此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

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上在卦外故无位去初遠故无民二三四皆從五而不從上故无輔爻言有悔孔子言動而有悔葢吉凶悔吝生乎動不動則无悔也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下皆以人事明乾也陽在下以氣言此下也以人言時舍舍止也去聲讀能本行天之物不

常在田出潛之初時寓于此故曰時舍如舜之納麓宅揆時耳試如試可乃已之試有酌量之意言躍與淵在臨時自酌其宜以四近而多凶未敢遽進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時行則與之偕行可也時極而與之偕極是不知變也

天不爲首天則也君不爲首順帝之則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玩詞云始而亨者乾之事業利貞者乾之性情也性情以本體言之利者散而爲萬貞者合而爲一巳散而復合巳萬而復一言乾性純一其情不二故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而其所謂虚

一者未嘗動也性情鄭康成本作情性

楊廷秀云元亨者始而後有通利貞者情必復於性然利豈能自利哉皆出於元而已故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止言利而不言所利者其利大而不止一事也若曰利建侯利女貞利涉大川皆言所利者也

莊子云性情不離安用禮樂李習之云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明由情以明

乾陽故剛健陽居二故正陽居五故中六爻純

陽故純粹精以金喻之不雜者金之純不雜而
良者金之粹良而百鍊者金之精精者不雜之
至也揮廣雅云動王肅云散也言動而散于諸
卦故曰旁通不但乾之六爻也情也者三畫純
陽已盡乾義重為六爻隨乾陽所在而發揮所
以曲盡乾之用也橫渠所謂徧被六十四是巳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
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成德為行二句引起下文乃抑揚之辭行而未

成非謂德未成蓋時猶未可行耳或世道未亨
或君聘未至未能成其所以行是以君子弗用
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
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乾六爻無臣道聖人恐人以二爲臣位故再言
君德以明之
學聚問辨誠齋云學以取善故萬善集問以擇
善故一不善不入南沙云學者覺也覺之則存

存所謂聚也去華云學者著察於庸言庸行之間日覺與我湊泊也所謂聚也三人之言皆可味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三四皆人位然三下履二地乃人所常居九四則上戴五天在人頭上空虛之處故曰中不在

人不在天不在田又不在人則無依着停泊之處故疑而未决可以至天則躍未可則在淵而潛蓋四可經過而非可久駐故審其可而後无咎處仲翔曰以乾接乾故重剛位非二五故不中也仲虎曰憂所當憂卒於无憂疑所當疑卒於无疑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進退言人事存亡得喪言時命存與得之時進之時也喪與亡之時退之時也

天德者貴下喜中而忌上者也四在上卦而能居下五在上卦而得中位三在下卦之上猶有下義亦可无咎也惟上九一爻无中无下惟有上義而已无中則无位无下則无民最天德之

所忌也然而性无凝滯窮則能變必无遂亢之理故爻辭不言凶咎止言有悔悔則能變也象與文言皆言時而不言德又曰窮之災也明出於天非人爲也蓋有龍德者必不至於窮而不返故雖亢矣而猶稱龍焉以見時有亢而德無窮也

九三居下體之極知至而又知終上九居上體之極乃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九三所以无咎上九所以有悔知與不

知之異也

蔡澤引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亦善言易矣澤相秦數月而歸相印非苟知之

坤 ☷☷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之元亨利三德同乎乾貞則獨指一事曰牝馬之貞王輔嗣誤讀利牝馬之貞後相沿襲非

也北地馬羣每十牝隨一牡而行不入他羣坤
之貞全在從乾故曰牝馬之貞乾爲馬牝馬則
爲坤君子有攸往此一句總起下文也曰先迷
後得主利言利在得主不利爲主也曰西南得
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言當貞於陽方不當貞於
陰方也凡此皆見所利所貞止於從乾更无他
道故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
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

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乾之弘以坤含之則其美蓄藏而積盛此坤之靜翕也乾之大以坤成之則其用虛明而化光此坤之動闢也

西南坤之本鄉與離兌巽三女同居爲得朋出而從乾震艮坎三男同居爲喪朋非得吉而喪凶也孔子恐人誤認其意故釋之曰陰當從陽

西南得朋雖與類行不能有生物之慶也東北喪朋得乾爲主乃終有慶耳參同契言雄不獨處雌不孤居以明牝牡竟當相須假使二女共室顏色甚姝蘇秦通言張儀合媒推心調諧合爲夫妻敝髮腐齒終不相知正是此理剝卦五陰獨三與上應孔子言剝之无咎失上下也言其失卻諸陰而獨應乎乾所以无咎卽此意

安則不躁於動貞則不納於邪不躁不邪安得不吉

釋典引易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故使臣從君女歸男也乾始于子左行而終於戌坤始於未右行而終於酉故男貴左女貴右也可謂妙得其解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初六履霜堅氷至象曰履霜堅氷隂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

履最下初象諸卦初爻多取象於履如履如噬嗑如離皆是也履霜堅氷隂始凝也魏志許芝

引易作初六履霜陰始凝也今本傳譌耳馴卽卦中不習習字蓋言順也順字積不善積字言事勢之來不知不覺因循積漸而至于此也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卽閉關之義坤初六姤也履霜堅氷至卽女壯之戒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柔則曲六二獨直柔則剛六二獨方此其所以大也何以柔而能直且方也中正故也不揉而

直不矩而方不恢而大不必習也

不習不與其類相習也初陰居陽位不中不正之陰故與類相習而馴致堅氷馴者習也二居中得正與陽位之五應則有喪朋之義知其不與陰習也無不利卽乃終有慶二居重爻故乾二曰學坤二曰習

陽大而陰小陽動而陰靜今二爻言大言動皆主從陽而言六爻不言地獨于此言之以其爲坤之主爻也用修云因物之性直也成物之形

方也旣直且方大在其中矣故曰直方大大則

直而不紋方而不劌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
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坤爲文故三曰章五曰文坤三爻三索而得兌
兌爲口有含意四三畫坤之初一索而得巽巽
爲繩有括意囊則坤中虛之象爻言含象言發
聖言之互相備如此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无咎雖无譽尤難蓋四在重陰之中多懼之地才智鋒鍔稍稍穎出皆足以招尤而買禍故言慎不害也非慎則害必隨之矣伯厚曰潛龍以不見成德管寧所以箴邴原也全身以待時杜襲所以戒繁欽也故曰括囊无咎无譽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大傳垂衣裳而天下治取諸乾坤蓋合二卦上下相重而取象乾爲上衣坤爲下裳也周官内司服掌王后六服四曰鞠衣注謂黃衣也詩緑

衣黃裳綠衣喻妾黃裳喻夫人言黃裳于坤六五則知爲乾九五之配矣坤純陰嫌于言君又不可以臣當之故取象于后以存君位又嫌于敵乾故象下裳示坤當下于乾也聖人謹于君臣之辨如此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坤之六陰皆民也上六化陽而僭擬於龍五陰皆背從之戰於野則上六必敗而傷以五陰理

直故戰而勝上六理不直故敗而傷也何以知
上六之傷以血之玄黃知之也蓋下五陰之傷
其色黃而已無玄也且玄且黃二色混雜非上
六之血而何上六陰質化陽非君非民如王莽
黃巢之爲故聖人深惡而戒之血本屬陰無與
陽事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坤言貞獨多於他卦曰利貞曰安貞又曰永貞
蓋能安而不能永猶非利也陽大陰小坤何以

大終言坤之永貞到底從乾而行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乾四以陽居陰坤三以陰居陽故皆曰或或之
者疑之也六二以陰居陰居中得正何疑之有
六二居臣位盡臣道何疑何嫌故曰不疑上六
與陽相抗故曰疑又曰嫌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
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陰之美即資生之德是也乾能始萬物而已非
地何由而生有終之終正對乾之始而言

人臣有大美而不能含者淺也有大美而不從

王事者吝也從王事而自居其成者驕也聖人三致意于坤之六三臣道見矣

陰雖有美含之一句總說下弗敢成無成而代有終皆是含章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坤無君位五乃陰之正位與乾之九五相對故

曰正位居體卽乾乃位乎天德之位也

六五陰居陽而陽不散故曰美在其中陽明內蘊陰體虛含自中自正自平自恭自有四肢充暢之容理之通者動乎四體也理不中通神不宅體四肢皆形骸之牿不爲吾用矣通暢發揮雖在坤而實本之乾故美與三同而中德爲尤盛也

三爲坤之全體猶在上卦之下故雖美而含之焉耳若五則暢而發揮之矣故曰美之至六五

當與六二並看故皆以君子言蓋直內方外之君子即黃中通理之君子也君子敬義夾持涵養熟矣操存固矣胸中洞然事理渾一更无疑滯謂之黃中通理正位居體居此體也非正五之位將何居焉六二直內方外兩致其力至五之黃中通理則內外通貫无所容其力矣

潘子醇曰智慮外通所見者在彼故知人者智黃中中通所覯者自性故自知者明所見者在彼體亦從而與之旁行所覯者自性體亦從而

居於正位正位者自乾坤未成列八卦未定位而所謂眞君者居焉獨於坤五明之者坤歸藏者也正位居體如龍蛇之蟄而五尢冲氣爲精神之全中正之至者也故五行之土五色之黄五聲之宫五味之甘所以各尊於其類者皆此理耳黄中通理以徹其原聖人所以造上達也正位居體以止其所聖人所以未始出吾宗也然非偏不足以成正非旁行不足以體常知正之爲常而有歸知偏之爲應而能反則出入无

不可而均爲无妄矣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乾六爻惟初欲潛上戒動其中四爻曰見曰惕曰躍曰飛皆取動意陽道也君道也坤六爻初履霜上龍戰皆非吉象中四爻惟二正居臣位無所嫌疑故曰不疑其他曰含曰括曰裳皆取靜意陰道也臣道也

玩辭曰易以變易爲書故爻辭多取變象爲言至本爻義重者則自從本爻不必盡然也或者專用變象則反爲執一非易也然乾之二五與坤之二三皆明用變象今特發之乾之變離爲乾之同人故爲見龍爲文明爲利見皆離之象也田取德博施普之義卽同人之同人于野也乾五亦變離爲乾之大有故爲飛爲利見亦離之象也聖人作而萬物覩卽大有之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也坤二變陽爲乾在坤中有內

直外方之象故孔子釋之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言不動則有方而无直也陽爲大故曰直方大陰得陽則不孤故曰德不孤陽爲光故曰地道光也坤三兼常變二象其曰含章可貞則指其不變之時言之曰或從王事无成則指其變時言之從王卽從陽也六三變艮爲坤之謙其從王事則謙之勞也其有終卽謙之終也陽爲光爲大故曰知光大也此皆變彖之甚明者可例諸卦

屯䷂震坎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凡卦辭總一卦之大義爻則探卦辭之所指因六爻析而明之如吉無不利則亨利之義磐桓班如幾不如舍小貞皆勿用有攸往之義初之建侯則明卦辭利建侯專爲初發餘卦可類推震萑葦爲草互坤上有坎位爲昧坎變有乾體

爲天造震下承互坤爲建侯時屯求亨其道有
三惟至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故曰利貞惟不
欲速爲能成功之速故曰勿用有攸往惟人心
有所繫亂乃可定故曰利建侯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先定規模次及事業經綸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卦辭利建侯獨屬初爻以爲一卦之主也磐桓

是從容不遽動之象非不動也居貞如所謂大
居正之義非靜處爲居也春秋傳曰侯主社稷
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卦主
震震主初居貞即利貞勿用有攸往卦言利建
侯者其事也利于建初以爲侯也爻言利建侯
者其人也初之才利建以爲侯也只是以濟世
安民爲主便爲志行正便爲居貞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
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

也

卦爻稱馬者皆陰爻也易中言馬者自良老瘠駁外皆不屬乾乘者有卦中四陰爲乘也班如班列之班言其不進也四馬之中獨六三居剛故無虞而徑進二四上居柔皆班列而不行當屯之時柔者皆不能行也班邅磐桓皆屯之象六二柔順中正守常而不知變謂初九爲寇而不知其乃婚媾也稱女子者是賢而不從世難而不救此女子之貞非丈夫之事也初九康屯之

主而以寇視之豈明識之士然方難之初近乘初九方興之震抗而不答其事至難故於四陰之中獨有屯邅之象雖不爲濟世之才亦可謂人所難能矣故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初九上歷純坤始得君位與二相應坤爲十故曰十年乃字反常也十年者從初數至六爻盡得五又從初數至五得五五共爲十則初九進而九五矣二安得不從之

卦中二陽皆可爲主但五坎體陷而失勢初震

體動而得時故初又爲屯主六爻皆從初立意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蔡邕石經作何以從禽也

凡陰必資陽以有爲六三陰柔居剛不中不正而二四又皆以陰柔相比遠于陽剛陰柔既不能濟屯居剛則不免躁動又無應援將安之乎故爲即鹿无虞入于林中之象六三互體艮止聖人于震之動而猶冀其知艮之止故曰不如

舍欲其止也也曰往吝戒其動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
明也
六四應初故乘馬也欲進與初同事以濟屯也
吉以剛柔相得之善言利以濟屯之功言六四
雖與初正應必待其求而後往故爻稱其明
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
膏者坎爲雨也詩云陰雨膏之此卦坎在上爲

雲而不爲雨屯膏之象九五陽德陷于險中爲
二陽所掩故曰未光屯不主九五而主初初九
動乎險中天造草眛皆自下起故也若五能主
事則不爲屯矣凡立事皆當艱難惟施澤不可
五以坎水在上當屯之時艱以施澤者也何以
濟屯故曰小貞吉大貞凶言小人小事守此則
吉大人大事守此則凶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
也

上六乘馬班如與二爻四爻不異然二與初比事定而從四與初應待求而往君上者君位已定乘馬班如將何待乎屯道之窮無所歸命有泣血漣如而已與比後夫凶義同

蒙䷃ 艮坎

乾坤既定人居其中屯以建侯作之君蒙以養正作之師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貞者貞靜之意以艮體言也師之養蒙貴于能

止止者待其自化無求多也故曰利貞貞自能

亨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

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二上皆陽然二得中得時上過中失時故二陽

之中又以二爲卦主

呂伯恭曰教者必待童蒙求我固是正理苟亢

然自高學者將望風不進道何由明玩志應二

字必此有以感之庶彼有以應之應生于感也

剛中指九二言再三瀆是瀆發蒙者乃曰再三

瀆瀆蒙何也蓋聖人教人不倦豈厭人之瀆我

所以不告者以至理不容擬議一言之下便當

領解苟未領解吾言之不告彼雖不達胸中之

天理固完然不動也若再三瀆告之彼將入於

擬議卜度反瀆亂其天理所謂瀆蒙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周子曰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正言蒙爲赤子之心養之即爲聖功故云以果行育德言斷然養其本有之德不必增益于良心之外也一說力行者以毅強不可回有進而無退養德者以愚深觀默存闇然而內充皆蒙之象雖切蒙意終非象旨

周南仲云聖人教人用蒙而不用復復者去其不善而復於善也若蒙則無不善亦未有所失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

刑人以正法也

敎必以正已正於上人觀於下迷者覺蔽者解如桎得脫如囚得釋何快如之更往而求多不免於吝矣刑者法也如刑于二女之刑故曰以正法也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刑人之謂也

玩一說字是彼先有桎梏而吾爲脫之耳若如時解是增其桎梏何以養蒙鄙意利用刑人用說桎梏只作一句讀發蒙者當如用刑之人脫

其桎梏不宜反增其枷鎖也此乃教人之正法

正即蒙養以正之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子稚則蒙至長而納婦則有家矣故曰子克家剛柔接也解者謂克家爲能幹家事另作一意則剛柔接也一句說不去

人之至親無如家至愛無如婦而至所親信者莫如子包蒙者以納婦之心處之何蒙之不受

其益任人者以親信其子之心信之何發蒙者之不能克家紀聞曰剛柔有上下之分故屯二之於初惡其乘剛柔有往來之情故蒙二之於五喜其接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互坤爲女又變巽爲長女三不中不正而挾坎險之行故獨不言蒙陰柔易於近比又坎體趨下見九二納婦而從之此之謂失其本心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陰資陽以爲明六四陰居陰位上下與二陰相比獨遠於陽故曰困蒙困者欲自振則限於師友之無助欲自安則病於心思之未寧非吝而何蒙乃真性四不知蒙之爲美而反以爲困欲穿鑿求知增益於本性之外由無師友涵養之乃顛倒如此故曰獨遠實也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艮少男爲童又互坤兼坤順艮止二德故能順

巽內無知識之萌外無聞見之雜蒙者之求而
有初筮之誠者也故爻莫善於童蒙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
順也
艮手爲擊三陰居坎上爲寇蓋坎爲盜也爲去
聲禦寇止寇也取艮義初六之蒙自二發之內
障也見少有着即性之牿必脫之而天乃不鑿
六三之蒙自上擊之外障也見有可欲即鋤之
賊必禦之而人乃不侵

二剛皆治蒙者九二剛而得中其於蒙也能包之治之以寬也上九過剛不中其於蒙也乃擊之治之以猛也觀卦中數順字見蒙養在順其本然不必深求於分外

初取刑人象上取禦寇象聖人之用刑與兵無非爲弼教計耳

需 ䷄ 乾坎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

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楊廷秀曰坎中實有孚也水體至明光也坎爲通亨也需非不決之需見險而未可動能動而能不動者也孚者以誠待詐詐窮而誠自逹貞者以正待邪邪詘而正自伸是惟無動動則亨吉雖大川可涉矣大川者坎也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于天則所以雨者具矣故可待其自至者

人事不盡何以需時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初在卦外故曰郊凡乾初皆有潛而勿用意利用恒用其居常之道卽勿用義他卦他爻可以類推觀訟之食舊德可見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初可以遠害而不可以濟時故止得无咎而已

三則太逼險而致寇使非敬慎敗且不免況望其他乎惟二進不入泥退不在郊處將用未用之際而又以剛處中與五相應與日濟險者必是此人需之至善者也然目前所處未免致人之疑初則疑其不能退而遠有所避三則疑其不能進而大有所爲所以小有言卒之天下之險賴以有濟故曰終吉王輔嗣所云近不逼患遠不後時此爻之義也

楊用修云衍寬平之地也左傳地名有昌衍漢

書地名有鄘衍衍之文承需沙爲義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坎水爲泥坎北方爲寇坎險爲災坎上爲災在外薛仁貴曰郊遠難沙近難泥涉難

易億云離爲火有禮文恭敬之象故離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需三至五互體成離三即離之初也故亦曰敬慎不敗若象中原無此意而強安排以立教則三百八十四爻何往而不可安

排也耶此語甚有理不知凡九三皆有乾乾夕
惕之意蓋諸卦皆乾坤之變其不變者自若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需于郊者險地尚遠人所必不避也而避焉以
剛而能守也需于血者險難迫切人所必不安
也而安焉以柔而不競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此爻亦須說出需義五雖居中得正猶陷于險
中須諸陽之進而後爲夬今兹未能然諸陽已

有必進之勢直酒食以需之而已處險難之中不憂不懼安意以俟其有孚光亨貞吉之道具矣

坎爲血爲酒四陰柔則取象于血五陽剛則取象于酒玩詞曰六四以順聽稱需九五至剛亦稱需者一卦之主也三陽恃其有孚故堅忍以需之若上無九五則賢者絕望久矣又何需焉需者飲食之會在禮速客之辭曰主人須矣三陽方來爲客五爲主人具酒食以需之故曰需

於酒食明其爲主也[illegible]五猶曰貞吉者當需之時所恃者九五不可不貞乎五坎體也使其正位而不中則必比陰爲險不容三陽之來使其雖中而不正則亦不能主持三陽而使之進也惟九五旣中且正有德有權雖在險中不溺於險而能爲主人以速佳客以保君子之貞而成天下之吉故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四與上坎之二陰故皆曰穴猶坎卦初與三皆曰坎窞也四外卦之初尚有可之之處上外卦之終出无可之矣故入而自藏出逃其巢穴所以避陽而去入伏於巢穴所以安陽之來入于穴自外而入内也四爲穴上與三應自外而入於内也不速之客言其徐徐而來也正需意閒六爻以言上六本爲當位析三才而言上六天象則不當位矣陰窮入穴其敬君子乃爾故未爲失若傲然居三君子之上斯爲大失矣

需以進爲功以不輕進爲正以衍爲體以敬慎爲用

訟☰☵ 坎乾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

晁氏曰上以剛凌下下以險陷上上不剛則下不險則未必訟下以險陷上上不剛則未必訟故曰上剛下險此訟之

事也外徤而內不險未必生訟內險而外不徤未必能訟故曰險而徤此訟之人也

需以有實故需无實而需時至何用訟以有實故訟无實而訟情得必窮故二卦皆以有孚爲主

剛來而得中指九二蓋訟乃需之倒體需主爻在五訟主爻在二向爲需之主則剛處于五今爲訟之主則剛來于二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一生水始本一氣一麗於形天上行水下潤天道西轉水流東注是天與水相違而行也爭訟之端起於微眇亦如天水然女子爭桑而吳楚連兵羊斟爭羊而宋師敗績是已能自訟於心不爲形區類別之見而一反於始如天水同氣原不違悖訟端自息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所事初四交爭之事初柔在下四剛在上初非

四敵何敢承事惟小有言聊以自白幸四渝變其命乃終得吉使初以機巧肆辯必激四之剛而終凶矣象傳訟不可成言訟之通義不欲其成爻傳訟不可長以初爲訟端不欲其長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歸而逋斷句

卦取九二而爻不取各自爲義可爲各卦凡例

程傳甚明九二險體恃其剛而與五爭以下訟上豈有能克之理以其在下體之中遂能歸而

逋避九五誅其伏辜不奪其邑故得无眚无眚者周禮馮弱犯寡則眚之眚四面削其地也坎爲隱伏故逋坎爲眚坎變則坤故无眚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訟有三等小則言語次則命秩大則封邑古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本六二受大夫之祿今升居三當受再命之服上以應三來訟以爭之三惟食其舊德之祿退然不較守正而厲遂得終

吉凡言終吉始必嘗有凶也

六三即坤之六三食舊德即從事无成之舊德也六十四卦皆乾坤之變特以此見例耳三柔非與訟者故得守其素不致逋竄然介二剛之閒雖貞而厲以其柔而不爭終於得吉无成者正應上九方以終訟爲事三不過順承之而已不敢專主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命聽訟者之命也方初之有言九四與之爭雖
有上命未必遽聽今復其常而惟命之從變其
爭心安于正理吉道也四變成巽巽爲命故有
此象渝卽春秋鄭人來渝平之渝
二四皆以剛居柔剛故訟柔故不克訟蓋二四
互離有離之明則知終訟之凶故皆稱不克訟
不克訟皆有吉道二變坤故不眚邑四變巽故
卽命坤爲邑巽爲命也變而從吉故曰逋曰渝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訟爻皆不正惟九五一爻旣中且正爲可尚中則我不終訟正則人不克訟相訟者或卽中而求正好訟者或見正而中止此訟之最善者故曰訟元吉以中正也爻與象皆稱訟不必指此訟者言或德尊或位尊皆是不必專指人君或謂不必指君上說以臣无訟君之理也然晉郤至與周爭鄇邑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是亦訟耳未幾三郤皆以爭田之怨甚殺身之禍患至擬之明人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帶所以束服爻言帶象言服互明之也命服本三所宜得今上以訟而得之訟者小人之事服者君子之飾小人而被君子之服終朝三褫榮少辱多何足敬哉錫出或然見其无可錫之理終朝三褫見其有必敗之凶

二與五訟四與初訟强弱不同而皆曰不克者二以下訟上其不克者勢也四以上訟下其不

克者理也二見勢之不可敵故歸而逋竄四知理之不可渝故復而即命二四皆以剛居柔故能如此

鄭康成注以褫作拕音徒可反言上剛之極本以訟得三不勝其矜而終朝三拕之以誇於人也如此方與小象受服合不知孔子正發文王言外之旨蓋文王以爲服必見奪孔子以爲雖不見奪亦不足敬也不足敬其辱有甚於褫之者矣其說蓋互相備也

師䷆坎坤

師貞丈人吉无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吳幼清改丈人爲大人此不必然丈人乃尊老者碩之稱年少寡謀輕鋭嗜殺行師必得丈人而後可泰穆用蹇叔則吉用孟明則敗是其事也太玄擬師卦曰丈人權拏足證古易非大人字論衡人形以一丈爲正故名男子爲丈夫尊

翁媪爲丈人藥之攻疾者爲毒以兵靖亂不無
毒苦故亦謂之毒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水行地中不見其有水也鑿之則爲水兵寓於
農不見其有兵也用之則爲兵
古者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
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
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无事則正疆界而備旱潦
有事則通糧運而給民需戰國策所謂牛田水

通糧也詳具六韜農器篇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在師之初曰師出初六陰柔不中在險陷之始故以失律爲戒否方有反即失律也失律者雖臧亦凶善用兵爲臧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彖之吉无咎惟九二備之六四六五非師主但得彖之无咎足矣不能得彖之吉也

在師中吉剛中也承天寵則應也懷萬邦則民從之可知矣九二乃將在軍之象衆知有將而不知有君之時故言在師中吉言惟在師中則吉耳他處則專擅之罪不能免矣又言王三錫命以見將之得專皆出于君所爲𡍼无君之漸如此師自五至二歷三位故言三錫如比自二至五爲三驅也二卦反對各以主爻言之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或者未必然之辭程傳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

以剛中之才爲上信倚必專其事乃得成功若或使衆主之凶之道也以三在二上失位乘剛故發此義如春秋傳趙穿橈臾駢之謀欒黶違荀偃之令是也若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何消更言凶與大無功耶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四乘坎之上與兵法右背山陵意合故曰左六四以柔居柔審已量力不敢輕進故曰次蓋師能依險而止雖不致勝可以免敗故曰无咎三

四皆副將三以陰居剛故躁動而有輿尸之凶
四以陰居柔故左次以聽主帥之令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
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初之所以敢棄師律者恃其臧也弟子之所以
敢侵帥權者恃其正也六五柔弱恐无定見故
有長子弟子之戒
自二至四互震九二震之下畫有長子象六三
坎之上畫有弟子象震爲長男坎爲中男也弟

子與尸亦假設之辭與家人嗃嗃繼以婦子嘻
嘻同長子即丈人象言師用老成則既貞又吉
爻言用老成而或以新進參之雖貞亦凶一使
字繫民命之死生國家之安危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
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坤爲地爲方國象上變體艮門闕家象損艮變
爲坤故稱无家師坤變爲艮故稱承家
初與四對初戰四不戰也二與五對二將五將

將也三與上對三敗事上成事也一卦中行師之道无不畢具宋人有一策問謂种明逸以易學名而其後世衛至師道累葉爲名將郭逵以將師顯而其後兼山白雲皆明易蓋易書兵法其理一也

比䷇ 坎坤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凡卦六爻貴於正應惟此不論應否而專以比
五爲義彖言五陰比一陽象言一陽比五陰比
之義盡矣

禮奠有原之原再也本草原蠶蛾第二蠶也漢
書原廟左氏原田同義王伯厚曰蒙之剛中陽
在下卦初筮得之也比之剛中陽在上卦再筮
乃得之也故蒙曰初筮而比曰原筮

考工記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古謂諸
侯之不朝貢者爲不寧比之世不寧之侯亦方

來而不已故曰上下應也晉卦來朝諸侯亦曰康侯康侯亦寧意

萃比下同體坤萃四有分權勢故元永貞於五言比下无分權者故元永貞於彖言

方來與朱紱方來同屯之初六動乎坎中故爲宜建侯而不寧比之九五居坎而下比故爲不寧方來坎險而多憂爲不寧之象此又一説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莊子水之守地也審正比意子夏傳云地得水

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周禮疏云坤爲土坎

爲水水得地而流土得水而柔水土和合故象

先王建萬國親諸侯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

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初之吉得於五者也五非正應故曰他吉象又

提出初六二字以釋之六二則不言他矣

初比四以陰比陰雖若有咎然四則有孚於五

者也上後於五故六三比之爲匪人四孚於五

故初六比之爲无咎非獨无咎而已九五之孚既盈於六四之缶必且自四而來及初矣初與五非正應而得其吉故曰有他吉坎卦五爲有孚四爲用缶坎水盈則下流故初六取以爲象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三之所比者上也舍五而比上故曰匪人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四爲内初爲外五二爲内比四初爲外比位應

不咎不比聖人斷之曰賢蓋外而非賢雖應不比四本比五今乃比初以四之外比將以初從五非苟比之故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在外之賢非左右爲之薦進何以自達曰賢曰從上者

爻義所无聖人足其所未及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前禽斷然指上六邑人指六二坤有邑象二與

五應不待告誡而悅從者也二有中德日上使同德感孚不謀自合若使之耳此使字與師六五同師五使三不當故凶比五使二得中故吉陽剛中正凡卦九五皆然而莫盛於比衆陰皆伏九獨居尊上下无陽以分其權聖作物覩之象也陽明爲顯比五中心无爲顯然以元永貞之德親比天下如太陽中天而來者後者皆无容心焉其象爲王者之田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誡吉可知矣三驅者因田教戰凡馳驟進

趨以三爲節周官大司馬仲冬大閱立三表是其法也惟不盡物而聽其去故爲王者之敺不誠人而人自知故爲王者之比

舍逆取順失前禽也是倒解逆者如覆盆不見天日非光景之不明舍者如梟鳳不計去來非鄙夷而不納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陽爲首六居陽上爲无首五陰前進而上六越居九五之前自五視上爲前禽自上視五爲後

夫當比之世陰爭比陽上六乃獨處其後及比道已成天下大定雖欲比之亦已晚矣故曰後夫凶此田橫公孫述之徒所以罔終也竇融錢俶能知此義故免于難

宋永亨云易於乾坤二卦之後繼以屯蒙需訟師比六卦卦皆有坎聖人防危慮險之意深矣

小畜䷈乾巽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

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看來畜字不是與陽爲敵而力止之如容民畜衆如以畜其德只是包容養育之意此文王所以善處商紂終其世不爲所毒也及考鄭康成解亦曰畜養也知古注疏原是如此

柔得位則陰乃畜陽者上下應之則陽乃受陰之畜者剛中即健志行即巽之志行所謂巽以行之也故亨觀乃字可見尚往者陽來受畜尚

欲上進也施未行者陰猶未能止陽所施用澤猶未大行也曰志行曰未行以見巽畜乾之難如此

卦雖以一陰爲主實是巽體三爻同力畜乾細玩卦爻之詞自見

象曰風行天下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剛不能制剛而柔能之如衣冠可以化强暴是也文德正柔順之德不尚威武之謂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天上地下其體也其用則交爲泰不交爲否然地氣升必復降天氣降必復升反復升降未嘗少息故初二並言復

剛本在上之物自下而復以應于四乃其故道不知者或疑其咎然實義之所在何咎之有二隨初之復者牽連而進以應于四又必以爲自失矣然二陽剛在中非苟從人者故初既合義二亦不爲自失也一陰得位之時方喜陽之復

升共濟天下而奚咎與自失之有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三與上應本欲往而從上如輿之方行二止而不進則三脫其輹矣只得近比於四而妻之彼以躁動之心失中正之位而四又體巽爲多白眼故有反目之象然謂不爲四之所畜不可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有孚孚五也易於陰陽相際處多言血六四所以能固結于九五者蓋血陰物也血去則雖純陰而絕无陰血之累惕乾惕也惕出則雖非乾而終日皆乾惕之心一片精誠合志於上蓋巽以行健者惟四可以當之所謂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剛中而志行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四五二孚字正相應公羊傳曰東伯者季氏之

乎乃交相信之義五與四以一誠相攣結而衆陽歸之所以爲富然五之富四之力也柔濟剛弱濟强陰陽相資畜道乃成故曰富以其鄰鄰
単指六四説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上爻總論一卦之義如大有之上爻非獨以上
言上九畜道已成昔之不雨者今既雨矣昔之
尚往者今既處矣昔之脱輹者今既載矣昔之

反目者今爲婦矣彖之所謂亨者於是見之處
者陽復其所也陽爲德而陰載之三陽故曰德
積載
婦不可抗夫故曰婦貞厲月不可抗日故曰月
幾望此文王三分有二之時也若更有所往則
陰疑於陽臣疑於君非以服事殷之心矣先正
謂文王道在小畜艮然
王伯厚云小畜上九月幾望則凶陰亢陽也歸
妹六五月幾望則吉陰應陽也中孚六四月幾

望則无咎陰從陽也曰幾者戒其將盈陰盈則

陽消矣

履☰☱兌乾

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

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六三為履卦之主爻體悅應乾柔下剛上是以

履虎尾不咥人亨若當爻以陰處陽履非其位

互體離兌水火相形故獨被咥而凶卦爻往往

不同如此疚病也陰干陽則陽爲之病九五以剛處上得中居正而履乎尊位六三雖主爻然以柔處下不能病我而九五之光明自若故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易以乾居上者不獨一卦於履獨言帝位蓋履辨名分之卦也六三雖以一陰統衆陽其實臣也下也上有九五之君在焉六三其敢僭諸故特稱九五之尊曰帝位其嚴於君臣之際如此

小畜之亨在巽巽之陰能順于三陽之上也履

之亨在兌兌之陰能安于三陽之下也大氐人之涉世多是危機不爲所傷學術乃見故曰易之興也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莫危于履虎尾之辭矣故九卦爲處憂患之道以履爲首

履虎尾如常言履其後云爾乾剛在前柔自後而履之乾爲虎四乃其尾三言履虎尾謂三往履四四言履虎尾謂三來見履語同而意異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古者君臣之際分嚴而情通上天下澤履其分嚴也山上有澤咸其情通也不嚴則爲未濟之

三陽失位不通則爲否之天下无邦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兌居西方爲白初未爲紛華所染故稱素履初往上旋相應上能考祥其旋正不改其素履之謂如言不變塞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二臣位而言幽人者以其无應于上雖處富貴淡然不以得失自亂故也豈必深山窮谷之士始為幽人哉不以𢝳華染其醇白之行則曰素不以巖廊損其山林之致則曰幽

素履者宜安于素而反謂之往謂之行願坦坦者若可平行无碍而反謂幽人之貞蓋以爻位之剛柔言之也初九重剛其志在行不能使之不往但能不失其素則无咎矣學者初心皆在行志既仕始失之九二履柔行中无所歆羡有

坦坦寬閒之意故曰幽人之貞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楊廷秀云聖人于六三憐其志而恨其才何則以陰居陽志非不剛才則陰柔而不能有爲也若眇而自任能視跛而自任能履以柔懦而介于五剛之間欲履至危以立大功如履虎尾而逢咥也何凶如之聖人所以恨其才而惜其居

位之不當也若其志則可憐矣武而欲有爲于
大君剛而欲有立于當世夫何罪哉故前言其
凶後此言志剛而已亦不深咎之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四多懼故曰愬愬初獨行願遠君也四志行近
君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夬履者在履而當夬位也夬只是決斷之義不
必專言決小人九五以陽剛居尊位剛決乃其

所宜彖云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正指此爻貞厲者不貞則剛失於過不厲則陰易以乘葢在九五之位不得不然故曰位正當也先儒謂君德以剛爲主有至理可味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考祥其旋斷句

視履者進步處時時着眼審於朕兆方動之時奉身而退復還其素履幽貞之初吉孰大焉如阿衡功成而去毫兩疏見幾而解組是也履至

上九履道已成若一向冥行而不知止非吉道也上乃居剛應柔高而不亢有回旋自考之象故以元吉歸之若以爲未定之辭何以爲大有慶耶

視履與眇能視視相應履卦專言踐履也而不能離視以爲履離視以爲履者冥行也世乃有言學貴躬行而不必知者何哉

初爲行願二爲中不自亂三爲志剛四爲志行踐履无不由志爲邪正皆主位言之葢其所自

處如此則志可知矣

初上履之始終也初言往上言旋一進一反而履之象見矣中四爻以剛履柔者吉以柔履剛者凶以剛履剛者厲以剛履柔者能行而不輕于行也二之幽人貞吉四之愬愬終吉是也以柔履剛者不能行而强行三之跛履是也以剛履剛者能行而决于行五之夬履是也

楊廷秀云履主于行然初尚素履二尚幽貞勇于行而三凶懼于行而四吉五决于行則厲上

反其初則慶然則履不處也未嘗忘于處也

泰☷☰坤乾

泰小往大來吉亨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魏文靖公宋穆陵進講泰卦嘗曰內君子外小人固爲泰也苟在外而心腹是寄不爲外在內而情意不親不爲內一時聞者无不歎賞公之

納約自牖者微矣

道長者一步長一步道消者一步消一步即復

卦浸字意然謂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

爲君子也故曰舉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

宜以左右民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

也

郭璞洞林讀此爻至彙字斷句泰之征吉引其

類以有爲否之貞吉擇其人以有待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
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包荒作一頭馮河不遐遺朋亡三件皆包荒内
事玩辭云九二剛而能柔其道中平无所偏倚
聯在外之三陰與之相應如徒步涉河无所疑
忌陰雖遠而不之遺陽雖近而不之比獨離其
朋上合於六五之中行二五相易遂成既濟以
此處泰何光大如之五交二成離有光大象二

致五成坎有馮河象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六四居三陰之下羣陰所從以接陽九三居三陽之上羣陽所依以接陰二爻正相交之地故曰天地際也三四爻中二孚字正相應三孚四四孚三彼此相信所以爲交泰象獨于此指出天地際也一語葢三四相孚則内外卦皆舉之矣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翩翩飛而向下之象陰爲虛不富也以其鄰九三也不戒以孚四與三同志相孚也當泰之時上之三陰皆順乎陽不敢自主故有翩翩不富以其鄰之象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六五九二上下相交其志同於中行所以爲泰

九二之陽上交於五如舜之尚見於帝故曰得尚于中行九二之中行即指六五中以行願也六五之陰下交於二如帝女之下嫁於諸侯故曰帝乙歸妹治泰之事皆九二主之六五獨享其成而已故九二爻辭言事而不及福六五爻辭言福而不及事君臣之相與有成如此

帝乙即微子之父殷之賢君書云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是也史記云帝乙時殷道益衰言與經背不知何故注易者因史記之言

遂以帝乙爲成湯儒者信史疑經以甲作乙其悖謬如此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泰極生否聖人于三示其端于上要其極警戒之意亦消長之理歛師勿用告戒邑人僅僅自保能守正則止于吝未必遽喪亡也勾踐之棲會稽蓋用此道

九三上六其位皆正故皆得爲貞九三將變而

有陽剛之才能艱難以保貞則可以无咎上六已亂而以重陰處之則所謂貞者固守其柔不敢動作而已難免于吝也其命亂也如疾病則亂之亂唐玄宗極熾而豐泰之極也以李林甫楊國忠爲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爲方虎非命亂而何

否☷☰坤乾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

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正道之不利者多矣但君子不以不利而失其正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儉不必作斂化書云儉于聽可以養虛儉于視可以養神儉于言可以養氣儉于嬪嬙可以保壽命儉于心可以出生死不可榮以祿如不可

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之謂非戒君子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轉移世道只有聯屬善類一着此彙字正與九四疇字相應此非私交故曰志在君又曰有命謂君命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包承小人斷句

曰包承小人曰包羞如婁師德狄梁公輩皆是

也此眞大人亨否之道與儉德辟難者又是一
等若以包承包羞爲小人象何以曰志在君曰
不亂羣不亂羣者晉與之處而中實不亂所謂
入獸不亂羣是也若飄然遠舉何以爲此言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包羞有含垢忍恥以待機會之意因權未到手
不得不隱忍以俟之故曰位不當也此聖人亮
之之辭拔茅以厚集君子之勢包承以潛移其
不肖之心包羞以俟其可乘之隙如陳平之於

呂后狄梁公之於武曌其作用大率近之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君主持世道四爲近君大臣能宣其命以通於下何咎之有祉字與貞吉亨相應否塞可通善類蒙福故曰志行亦與初爻志在君志字相應大臣忌專九四以剛居柔奉九五之命不敢自擅不獨巳可无咎同類之人皆因而麗于福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

之吉位正當也

桑之方苞柔而不可繫物此正如朽索之馭陸宣公請罷兵狀云邦之杌陧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可證休否惟大人則吉非大人當五位否未易休故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與六二大人否亨正相應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傾者倒也否爲泰之倒體否極則倒而成泰

同人䷌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人目所望地遠天際處爲野同人以柔爲主然徒柔不能同人也必以天德行之故雖得位得中而必應乎乾乃可以同人至利涉大川又曰乾行也明非柔之所能辦也凡卦以柔爲主者皆然履之六三不自亨也必曰應乎乾是以履

虎尾不咥人亨小畜之六四不自亨也必曰剛
中而志行乃亨大有之六五不自亨也必曰應
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此皆柔爲卦主而其濟
也必稱乾此乾乾之所以爲大歟坤得主而有常
之義此諸卦足以發之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當大同之世而不能辨別釁孽必生君子以類
族分辨物之同異乃處同之道如士與士類農
與農類謂之類辨張與張族李與李族謂之族

辨辨析分明則物各止其所雖同而不亂矣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人不能同以其隔藩墻分比鄰也出門則无所限隔矣爻言同人于門象加出字其意愈明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于宗吝斷句）詩云宗之君之宗的指五而言二五雖正應然在同人則承乘應比皆所不論只是一味大同而已于野一无繫着于郊則郊關之內巳有界限非大同之道所以止于无悔謂之志未得猶

非通天下之志之謂也二之應五亦是有所偏繫故謂之吝雖在同人不免專固乃是理之固然故象傳曰同人于宗吝道也如言臣道也妻道也此孔子發爻所未備之義又是一意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伏莽處下卦也升高望上卦也不與終不與五爭也自三至五歷三位故曰三歲不興始雖有覬終於安分而行故不言凶言升言興言敵剛

皆明敵在上卦恐人誤以爲攻二也一說三伏
而不與則二可安行无忌與五相遇亦通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
吉則困而反則也
三遠於五故邀擊於對外四鄰於五故乘其宮
墻而攻之然卒不能攻者非力之弱乃顧義知
困反循軌則故耳與九二不克訟同皆陽居陰
位陽故有訟有攻陰故不克訟不克攻
四止以不遂事爲吉與他卦言吉者不同如鄰

晏謂楚子曰若師行无虧王麓於行國之福也亦此意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二與五皆中皆直五乾之動直二坤之直方也二五正應以三四為間有先號咷之象以其中直終必得同有後笑之象三四皆剛非易克者九五獨能克之有大師克相遇之象二五同心同德物猶間之知君臣父子間以間而離者可

勝言哉故師莫大於君心而兵革爲小克莫難
於小人而敵國爲易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大有䷍乾離
大有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
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五陽皆一陰所有故曰大有猶豫之言大有得
也司馬君實曰夫柔而不明則前有讒而不見

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二者皆亂亡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能保有其衆元亨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休命是命德討罪之命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大有同人反對大有之初九即同人之上九皆

遠於柔者也故同人六爻獨上九爲不得志大有六爻獨初九爲无交然六二當同於人而上九乃不見同此二之吝非上之傲也故无悔六五受人之交而初九獨不往交則害於義矣此居初之時則然非其咎也若能危行言遜艱以自守庶可免咎焉衍梁鴻皆居大有而无交者也衍退而自脩卒以无咎鴻作五噫之歌章帝非之失克艱之義矣一說一人非其所有即大有之害故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不須注釋而

義自明與比之初六有他吉也相同自是象中一體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大有之時上下皆應而任天下之重者九二而已二居乾之中上下皆陽所積者厚故引重而不敗使非積中而冒然居之必有破轅折軸之患矣不敗解无咎二字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

子小人害也

三居下體之上有君公之象剛而得正不以大有自私有亨於天子之象若小人挾其所有不知奉上之道則不能矣凡卦九三多具二義以其處上下之際故也害即无交害之害但初之无交爲人有之害小人則以所有自害爲不同耳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晳也

九四近君用事勢不震而盛權不招而集咎所

歸也能以匪其彭居之可以无咎詩出車云出車彭彭烝民云四牡彭彭皆强盛貌曰匪其彭是以諸陽皆六五所有非四之有也雖勢逼于五若无若虛何咎之有明辯晳者言其處嫌疑之際于上下分義能明辯而晳也以陽居陰故匪其彭居離之初故明辯晳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王注居尊以柔處大以中无私於物上下應之

信以發志故其孚交如也夫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旣公且信何難何備不言而教行何爲而不威如爲大有之主而不以此道吉可得乎

厥孚交如之交即无交害之交泰與大有以交而成然然應六五者雖衆陽之志必五有以發之然後衆志調一歸于大同故曰信以發志威如者離明在上洞照羣隱人不敢欺故易而无備人自畏服如馬伏波之論光武者是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六五為卦主四陽在下无不應之矣上一陽在上天之位也而亦應五是天之佑五也

繫辭傳云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以上為師傅之賢又是一意蓋陽在君上其象為天賢在君上其象為師傅玩辭曰六五在本爻但見其履信思順而已至上九而後見其尚賢蓋當大有之世羣心皆應未足為大羣心已集而又能

尊賢如武王天下大定必得箕子爲師而後爲大有故大傳以此爲六五之全德而象辭亦曰大有上吉明事關全卦非止上爻而已此猶師之上六論師之事至此而終其言大君蓋指六五非謂上六爲大君也小畜上九論畜之道至此而成稱月與婦亦指六四非謂上九爲婦也

門人謝與棟

季子潤生仝校